

# 美国对中俄实施“双遏制”战略的变化及启示

张文宗 王靖元

**【内容提要】**近年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实施的大国竞争战略本质上属于“软遏制”，新冷战阴影笼罩着国际社会。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盟国对俄实施“硬遏制”战略，激起俄强烈反弹，双方陷入新冷战。同时，美国继续视中国为首要对手并加紧战略围堵，美国内也出现对中俄开展“双遏制”，即对两国同时采取“硬遏制”战略以发动全面新冷战的声浪。本文分析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尚无意愿和能力与中俄两国同时开展全面对抗，但防止新冷战从欧洲蔓延到亚太地区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除中国的战略运筹外，美国也应该避免踩踏中国的“红线”，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亚洲主要盟友应该认识到新冷战对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巨大危害，并牵制美国的极端举动。亚洲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坚持不选边站队的立场，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意义重大。而西方跨国公司用好中国高水平开放政策，继续在中国与美西方之间发挥“压舱石”作用也很重要。

**【关键词】**中美关系 美俄关系 俄罗斯 乌克兰危机 新冷战

**【作者简介】**张文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靖元，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22)04-0001-21

自美国对外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后，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任总统持续加强和优化与中俄的竞争战略，激起两国的强烈反弹，国际社会被新冷战阴影笼罩。尽管经历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加之国内政治极化等因素的冲击，美国在军事、金融、外交、科技、舆论等领域仍拥有巨大优势，且能动员一批盟友和伙伴协同配合，因此其与中俄的竞争战略本质上是对两国同时进行遏制和打压。1947年，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首次提出“遏制”苏联的构想，其意涵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抵制和围堵共产主义，将苏联的影响力限制在不断压缩的包围圈内。美国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遏制是一种被动的回应，是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所采取的防御性措施”。<sup>[1]</sup>中国学者张曙光认为“遏制是以非全面战争的方式阻止对手进一步扩张，削弱对手的扩张能力，并试图使对手最终打消扩张意图。遏制战略包括围堵、威慑、胁迫、预防和‘解放’等内涵”。<sup>[2]</sup>可见“遏制”既可以是一种被动防御的手段，也可以是主动进攻的策略。

从政策实施层面看，遏制依据其程度、速率和侧重领域的不同大致可分为“软遏制”和“硬遏制”。“软遏制”（或称“软围堵”“缓遏制”）通常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寻求即刻实现目标，在保持必要军事威慑的前提下，将遏制重心放在经济、政治、科技和国际舆论等领域，以期在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同时，灵活运用打压手段最大限度地迟滞对手的发展进程，增加其使用和获取权力的代价。<sup>[3]</sup>在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IPS）约翰·费弗（John Feffer）看来，“缓遏制”包括在对手国内制造经济和政

---

[1]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7, <http://www.jstor.org/stable/42894479>.

[2]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研究》，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3] “软遏制”概念与李庆四等学者提出的“弹性遏制战略”概念有部分共通之处，更强调政策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参见李庆四、魏琢艺：《拜登政府对华的“弹性遏制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5期。

治混乱，挑起其与邻国的矛盾，将其与国际社会隔绝以削弱其影响力等。该政策的核心是利用对手自身的弱点，通过外部施压方式将其“引爆”。<sup>[1]</sup>“硬遏制”通常呈现出“疾风骤雨”的态势，实施方式更强硬、程度更激烈、涵盖领域更广泛，相较于“软遏制”更不计成本，利用包括军事威慑在内的综合手段进行“脱钩”式打击，寻求快速且精准地压垮对手。此次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美国总体上对中俄实施的是“软遏制”战略。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其盟友对俄实施“硬遏制”，试图以迅速、猛烈的方式将其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排除出去，从根本上削弱甚至压垮俄罗斯，但遭到对方的全面抵制和猛烈报复。目前，“半个世界”已滑入新冷战，人类社会正遭受巨大冲击。如何阻止“局部冷战”升级为“全面冷战”，防止欧洲的对抗和战乱蔓延至亚洲，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成为摆在中美和地区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 一、美国对中俄的“软遏制”战略

大国竞争是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一般而言，美国此轮对华竞争战略始于奥巴马政府 2010 年前后出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17 年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首要对手并进行全面打压后，该战略大幅升级。美国对俄竞争战略则始于 2012 年普京第三次就任俄总统及美俄“重启”外交进程失败后，并在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显著升级。美国对中俄的“软遏制”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John Feffer, “Containment Lite: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June 1, 1999, [https://ips-dc.org/containment\\_lite\\_us\\_policy\\_toward\\_russia\\_and\\_its\\_neighbors/#:~:text=Containment%20remains%20the%20centerpiece%20of%20U.S.%20policy%20toward,Europe%2C%20and%20from%20the%20international%20community%20more%20generally](https://ips-dc.org/containment_lite_us_policy_toward_russia_and_its_neighbors/#:~:text=Containment%20remains%20the%20centerpiece%20of%20U.S.%20policy%20toward,Europe%2C%20and%20from%20the%20international%20community%20more%20generally).

首先，美国逐步出台制裁措施，以打击中俄的国际声誉和经济实力。对中国，美国显著加大了干涉港、台、疆、藏等中国内政的力度，为此大肆捏造和炒作人权问题，并对中国官员和企业实施制裁，包括拒发或吊销访美签证、冻结海外资产、禁止相关贸易等手段。经济制裁的重点则指向中国高科技企业，试图通过出口管制、挤压海外市场、投资审查等方式迟滞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削弱中国的经贸优势。美国对香港的制裁，有煽动“黑暴”势力及撼动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意图；对新疆的制裁，则试图给中国的发展制造困难并向“三股势力”释放错误信号。相较而言，美国对俄制裁主要指向其对外行为，主要包括驱逐俄外交官、打击俄能源产业进而削弱其财政能力等举措。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禁止美国人和企业投资俄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国企，禁止向俄出口先进的石油勘探和生产设备，禁止投资俄用于能源出口的基础设施等。<sup>[1]</sup>奥巴马离任前，还以俄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为由，制裁俄9个实体和个人并驱逐35名俄外交人员。<sup>[2]</sup>2017年，美国国会通过《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CAATSA)，将发布制裁的方式从总统行政令固化为法律，“恶意网络攻击”“侵犯人权”、推动“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等，均成为美国对俄追加制裁的理由。拜登政府执政后又借“纳瓦利内事件”，联合欧洲盟友驱逐了一批俄外交官。

其次，美国持续对中俄进行外交孤立和军事围堵。美国在遏压中俄过程中不断对其原本就庞大的同盟体系进行升级改造。在欧洲，美国无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和反对，推动北约先后进行了5轮东扩，小布什更是在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峰会上推动北约做出邀请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乌

---

[1] “Executive Order 13662: Blocking Property of Additional Persons Contribu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Federal Register, March 20, 2014,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26/ukraine\\_eo3.pdf](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26/ukraine_eo3.pdf).

[2] “White House announced retaliation against Russia: Sanctions, ejecting diplomats,” January 2, 2017, <https://www.cnn.com/2016/12/29/politics/russia-sanctions-announced-by-white-house/index.html>.

克兰加入的决定。<sup>[1]</sup>当年的俄格冲突虽然暂时阻止了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步伐，而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却不断深化，尤其是2014年爆发克里米亚危机后。2017年，特朗普政府将应对乌克兰东部局势的“欧洲再保证倡议”（ERI）升级为“欧洲威慑倡议”（EDI）。<sup>[2]</sup>2017—2020年，北约平均每年开展的针对俄罗斯的联合军演超百场，涉及网络攻防、战略通信、情报侦查、协同作战等多个领域。<sup>[3]</sup>2020年6月，北约擢升乌克兰成为其第六个“能力增强伙伴”，加强双方在武器装备标准化、军事培训等领域的合作，还通过代号为“海上微风”“快速三叉戟”等联合军演，使北约军力直抵俄家门口。在亚太，从强化“五眼联盟”（FVEY）到兜售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从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到强化双边军事同盟，美国排出“五四三二”阵势，意图拼凑“印太版北约”，剑指中国。2016年台湾民进党当局上台后，美国进一步加大“以台制华”力度，持续支持“台独”势力，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再次，美国持续妖魔化中俄，为其遏制打压寻找道义借口。美国政府刻意使用“自由对抗专制”之类的扭曲性意识形态话语，企图使“民主”成为其联合盟友大搞认同政治和集团政治的工具。<sup>[4]</sup>2021年北约峰会联合声明妄称其“正面临来自独裁和专制大国的系统性竞争”。<sup>[5]</sup>在美国发起的首

---

[1] Eugene Rumer and Richard Sokolsky, “Thirty Years of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Can the Vicious Circle be Broke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20, 2019,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06/20/thirty-years-of-u.s.-policy-toward-russia-can-vicious-circle-be-broken-pub-79323>.

[2] Michelle Shevin-Coetzee, “The 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EDI\\_Format\\_FINAL.pdf](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EDI_Format_FINAL.pdf).

[3] “Key NATO and Allied Exercises in 2021,” March 202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144032.html>.

[4]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5]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e,” June 14, 202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l](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l).

届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上，拜登声称“世界民主国家正面临独裁者的外部压力”，试图剥夺中俄对民主的定义权。<sup>[1]</sup>美国对华的系统性抹黑涉及广泛议题，“窃取知识产权”“不公平贸易”“输出腐败”“制造债务陷阱”“隐瞒疫情信息”“实施种族灭绝”等论调层出不穷。俄罗斯及总统普京则被美西方舆论塑造为“妄图恢复苏联”“扩张成性”“压制人权”的负面形象。

对于采取同时遏压中俄这两个核大国的战略，美国国内一度存在不同声音，但主张拉俄制华、分化中俄的势力未成为主流。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综合实力更强、发展速度更快、国际影响更大，因此是“首要竞争者”。在对俄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和战略界也有过“重启”美俄关系的考虑，但遏俄政策最终压倒了缓和关系的主张，其原因包括：一是美国对俄政策沦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通俄门”调查沸沸扬扬的氛围下，特朗普和普京的会晤、与盟国间的分歧、对北约的批评等，都成为两党建制派攻击特朗普的口实，甚至称他“可能是俄罗斯的代理人”，“特朗普支持普京”等论调也大行其道，使得疲于内斗的特朗普无力转圜美俄关系。<sup>[2]</sup>二是美国政府、战略界和媒体根深蒂固的反俄传统。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制定对俄政策时几乎都无视其历史文化、地缘环境和安全诉求，而是依仗自身实力地位强行推动损害俄利益的政策。美国精英对俄罗斯普遍存在恐惧与轻蔑心理，既惧怕昔日的“苏联帝国”再度复活，又以“冷战胜利者”自居，认为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战败国”地位，是个衰落的欧洲国家。已故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Sidney McCain）曾轻蔑地表示，俄罗斯人口萎缩、经济转型失败，只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sup>[3]</sup>这种认

---

[1]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Opening Session,” December 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0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summit-for-democracy-opening-session/>.

[2] Robert Legvold, “Getting America and Russia Back to Normal,” *The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19, 201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getting-america-russia-back-normal-21959>.

[3] Burgess Everett, “McCain: Russia is a ‘gas station’,” March 26, 2014,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4/03/john-mccain-russia-gas-station-105061>.

知在美国有一定代表性，这与俄罗斯追求独立自主世界大国地位的目标存在根本分歧。美国媒体经年累月地对俄罗斯进行负面报道，导致美国民众的反俄情绪固化。<sup>[1]</sup>美国国会高票通过的强化对俄制裁法律，也极大限制了行政部门的政策空间，使停止北约东扩、分阶段解除对俄制裁、逐步恢复美俄政治互信等本可缓和两国关系的主张在美国没有任何政治基础。此外，俄罗斯为对抗美国惯常使用的战略力量展示等强硬动作，也刺激美国以硬碰硬。美国的中东欧盟友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恐惧和疑虑、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等，也增加了美国离间中俄关系的难度。<sup>[2]</sup>

美国联合盟国对中俄实施“软遏制”战略，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在美国影响下，不仅中美、俄美关系恶化，中俄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一定程度逆转，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强化，集团政治色彩突出。在全球化最突出的经贸领域，美国与俄中“脱钩”的态势日益明显：美国推动将供应链更多转向其盟友和伙伴；为应对美国制裁和实现自身更安全的发展，俄罗斯大力推动“去美元化”，中国则加大科技自主创新力度。但美国与中俄之间并未摊牌，中美俄三角关系仍保持一定灵活性。可以说，全球化虽然遭遇强大逆风，但并未终结，中俄仍处于美西方主导的国际贸

---

[1] 根据盖洛普（Gallup）的调查，在俄发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之前，美国民众对俄好感度仅为15%，民主党与共和党中均有88%的人对俄持负面态度。See Megan Brennan, “Americans Rate Canada, Britain, France, Japan More Favorably. Gallup,” March 14, 2022, <https://news.gallup.com/poll/390641/americans-rate-canada-britain-france-japan-favorably.aspx>; RJ Reinhart, “U.S. Public See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s Critical Threat,” February 25, 2022, <https://news.gallup.com/poll/390140/public-sees-russia-ukraine-conflict-critical-threat.aspx>.

[2] Daug Bandow, “Why America should fear a Russia-China Allian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 9,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why-america-should-fear-russia-china-alliance-168602>; Rose Gottemeoller, Thomas Graham, etc., “It’s time to rethink our Russia Policy,” *Politico*, August 5, 2020, <https://russiamatters.org/analysis/its-time-rethink-our-russia-policy>; Andrea Kendall-Taylor & David Shullman, “Navigating the deepening Russia-China Partnership,”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14, 2021,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navigating-the-deepening-russia-china-partnership>.

易规则和金融体系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演进，似乎处在巨变的前夜。

## 二、美国对俄实施“硬遏制”与对华升级“软遏制”战略

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其规模虽不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堪比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它表明俄罗斯不惜以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建立缓冲区的方式与美西方摊牌，以阻止北约继续东扩并挑战美西方主导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美国则迅速动员主要盟友将对俄的“软遏制”升级为“硬遏制”，并利用乌克兰对俄开展代理人战争，这对国际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且直接影响到亚太局势的安全稳定。

首先，美西方对俄实施“硬遏制”招致猛烈反击，双方陷入大规模、高烈度的新冷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主要盟友对俄实施了数轮大规模制裁，涉及西方与俄关系的几乎所有领域，其中在金融和贸易领域还动用了威力巨大的“核武器”。<sup>[1]</sup>在金融领域，将俄罗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中移出，限制俄央行动用其美元、欧元和黄金等外汇储备，并禁止俄央行、联邦国家财富基金和财政部从西方国家融资。<sup>[2]</sup>在贸易领域，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对俄国防实体进行全面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

---

[1] 李巍、穆睿彤：《俄乌冲突下的西方对俄经济制裁》，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4期，第1-3页。

[2]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Imposes First Tranche of Swift and Server Costs on Russia,” February 2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2/22/fact-sheet-united-states-imposes-first-tranche-of-swift-and-severe-costs-on-russia/>; “Background Press Call by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on Imposing Additional Server Costs on Russia,” February 27,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2/27/background-press-call-by-a-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on-imposing-additional-severe-costs-on-russia/>.



涉及俄国防、航空航天、海事和高科技部门。<sup>[1]</sup>在能源领域，美欧针对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设备实施全面出口管制，美国禁止进口俄能源产品；严重依赖俄能源的欧洲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减少从俄进口，欧盟还制定并推进全面停止俄能源进口的计划。<sup>[2]</sup>在军事领域，西方支援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旨在通过“让对方不断流血”的方式消耗俄罗斯。北约拒绝了乌克兰提出的直接派兵、设立“禁飞区”等要求，而是提供大量重型武器、实时情报和后勤支援，深度介入战争；同时加强了在波兰、波罗的海、罗马尼亚等地的军事部署，积极吸纳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并对俄进行常规威慑和核威慑。<sup>[3]</sup>在外交领域，美西方掀起新一轮驱逐俄外交官行动，推动联合国大会谴责俄“侵略乌克兰”，并将俄挤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及欧洲委员会等机构。西方还通过传统及新兴媒体散布俄军“攻击无辜平民”“犯下战争罪”等信息，谷歌、脸书、“油管”“电报”（Instagram）等科技巨头封禁了俄官方机构、“今日俄罗斯”（RT）和俄卫星通讯社（Sputnik）等的账号，

---

[1] “Fact Sheet: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Impose Costs on Russia and Belarus for Putin’s War of Choice,” March 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02/fact-sheet-the-united-states-continues-to-impose-costs-on-russia-and-belarus-for-putins-war-of-choice/>.

[2] “Executive Order on Prohibiting Certain Imports and New Investments With Respect to Continue Russian Federation Efforts to Undermine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March 8,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3/08/executive-order-on-prohibiting-certain-imports-and-new-investments-with-respect-to-continued-russian-federation-efforts-to-undermine-the-sovereignty-and-territorial-integrity-of-ukraine/>; Jonah Fisher, “EU reveals its plans to stop using Russian gas,” May 18, 2022,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61497315>;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 on Ukraine, 30 May 2022,” May 31,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5/31/european-council-conclusions-on-ukraine-30-may-2022/>.

[3] Trevor Filseth, “More U.S. Troops Will Be Deployed to Eastern Europ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8,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more-us-troops-will-be-deployed-eastern-europe-201049>.

试图在国际舆论上隔绝俄的声音和影响力。<sup>[1]</sup>

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大规模经济战、外交战和舆论战，不仅旨在削弱俄罗斯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而且力图对其全面削弱和消耗、孤立和丑化，并破坏俄政治和社会稳定。拜登表示“要抹掉俄罗斯15年来的经济增长”，“将普京赶下台”，显示出美国煽动颠覆俄政权的意图。<sup>[2]</sup>面对美西方的“硬遏制”措施，俄罗斯以硬碰硬，发布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对美欧国家关闭领空、升级核威慑、实施外交对等报复、禁止关键矿产出口、开列“不友好国家名单”、动用粮食和能源武器等反制措施。美西方与俄罗斯在经贸、金融、能源、科技、外交、人文领域全面脱钩，近千家西方跨国公司撤离俄市场等，构成了大规模经济战甚至总体战，而北约与俄罗斯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仅次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美苏对抗。<sup>[3]</sup>这场大变局呈现给世界的是一幅大脱钩、大分裂、大失序、大对抗图景。

其次，美国升级对华“软遏制”力度，对中俄实施“双遏制”鼓噪增多。在与俄罗斯进行激烈对抗的同时，美国还摆出不会因对抗俄而放松对华遏压的态势。美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称，“尽管俄乌战争还在继续，美国仍将聚焦于对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sup>[4]</sup>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纲要称，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步步紧逼的挑战”，美军“优先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

---

[1]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must combat Ukraine fake news—Polish, Baltic leaders,”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google-facebook-twitter-must-combat-ukraine-fake-news-polish-baltic-leaders-2022-02-28/>.

[2] Ivo H. Daalder, “The Return of Containment,” March 1,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22-03-01/return-containment>

[3] Ian Bremmer, “The New Cold War Could Soon Heat Up,” May 5,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22-05-05/new-cold-war-could-soon-heat>.

[4] Antony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其次是应对俄罗斯在欧洲的挑战”，要实施“一体化威慑”应对中国。<sup>[1]</sup> 在实施“印太战略”的过程中，美国不断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抛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竭力拉拢东盟，在针对中国的集团政治上越走越远。<sup>[2]</sup> 在升级“以台制华”战略时，美国刻意将乌克兰危机与台海局势相关联，推动主要盟友介入台湾问题，并威胁称“若中国大陆入侵台湾将遭受类似俄罗斯的严厉制裁”，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企图趁乱渔利。<sup>[3]</sup> 美国高官还不断警告中国不要向俄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或帮助俄规避制裁，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美国财长耶伦（Janet Yellen）等甚至威胁称将“制裁与俄开展正常经贸往来的中国企业”，这已超出威慑范畴而具有胁迫特点。<sup>[4]</sup>

为更有效地同时对付中俄，美国采取了重振“大西方”、将其欧洲和

---

[1] “Fact Sheet: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Mar/28/2002964702/-1/-1/1/NDS-FACT-SHEET.PDF>.

[2] “Fact Sheet: In Asia, 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3] “The Annual Testimony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pril 6, 2022, <https://financialservices.house.gov/events/eventsingle.aspx?EventID=409256#Webcast>; Michael Martina, “U.S. says China could face sanctions if it supports Russia's war in Ukraine,” April 7,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ays-china-could-face-sanctions-if-it-supports-russias-war-ukraine-2022-04-06/>; “外交部：《将台湾和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是在玩火》，2022年4月7日，[http://www.gwytb.gov.cn/bmst/202204/t20220407\\_12424727.htm](http://www.gwytb.gov.cn/bmst/202204/t20220407_12424727.htm)。

[4] 2022年4月13日，美国财长耶伦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称，许多国家和企业采取一致立场并中断与莫斯科的商业往来，但部分国家与企业依然袖手旁观，或企图保持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并填补其他国家留下空间的谋取利益，但参与制裁俄罗斯的国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中国会否应我们的要求对俄采取行动，会影响世界对中国以及其继续推进（与西方）经济融合的态度。“Remarks b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on Way Forwar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pril 13, 2022,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0714>。

亚太盟友联合起来共同遏压中俄的战略，其中一项是打造“全球北约”。在2022年6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峰会上，美国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首脑与会。会后北约发表的战略文件称俄罗斯为“最大且直接的威胁”，而中国被列为“系统性挑战”，这在北约历史上还是首次。<sup>[1]</sup>这一时期，美国战略界出现不少呼吁对中俄进行“双遏制”，即对两国都采取“硬遏制”战略的声音。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称，美国在二战和冷战期间曾同时参与两个战区的事务，“难度大、代价高，但也完全必要。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时期，这一代美国人将再次面临这样的要求”。<sup>[2]</sup>美国鹰派则认为乌克兰危机为美国重拾“全面遏制”战略提供了重大契机。他们将乌克兰危机与朝鲜战争进行类比，认为朝鲜战争前美国并未全面实施遏制战略，军费也较二战时的高峰大幅下降，还初步设计了将台湾岛、韩国排除在防御圈外的计划；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总统“立刻发起一场全球运动来强化非共产主义世界”，包括出兵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建立包括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安全机制，激活北约并将德国和日本重新整合进西方等。因循旧例，美国应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迅速行动，组建全球民主联盟，在扩充军备的同时重新武装德国和日本；美国及其盟友应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就把针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出口管制、经济脱钩等措施用于中国。他们还引用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话称，“我们与冷战相关联的所有要素都已经出现或准备就绪”。<sup>[3]</sup>

---

[1]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2] David Brunnstrom and Michael Martina, “U.S. can focus on two theaters – Indo-Pacific and war in Europe, official says,”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us-can-focus-two-theaters-indo-pacific-war-europe-official-says-2022-02-28/>.

[3] Michael Beckley and Hal Brand, “The Return of Pax Americana?” March 14,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22-03-14/return-pax-americana>.

实际上,美国战略界在乌克兰危机前就在讨论“双遏制”战略。<sup>[1]</sup> 这些论调包括:一是美国应同时对抗正在联手的中俄。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哈兰·厄尔曼(Harlan Ullman)称,俄是迫在眉睫的欧洲军事威胁,中国则是更长远的地缘经济对手,美国不应同时挑起对中俄的战争,但要在国家战略中针对不同挑战给予有力回击。<sup>[2]</sup> 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会长希瑟·康利(Heather Conley)表示,中俄这两个危险的手已经开始联手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美国必须同时紧盯中俄,推动北约加强与日、澳、印、韩等国的关系。<sup>[3]</sup> 二是美国有实施“双遏制”的能力。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称,中俄在欧亚两端发起的挑战使美国面临冷战期间“旧噩梦的新版本”,但通过更大规模的武装计划及加深与盟友协作,美国可以占得先机。<sup>[4]</sup> 其依据是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24%,加上盟国的约占全球的60%,而中俄的GDP合计不到全球的19%;美国军费高达7780亿美元,而中俄相加仅3100亿美元。此外,美国当前军费仅占GDP的2.8%,而冷战期间平均高达7%,还有大幅增加空间。<sup>[5]</sup>

[1] 国际关系学界比较熟悉的“双遏制”是20世纪80年代至2003年,美国对伊朗和伊拉克同时实施遏制,其核心是利用美国绝对实力,通过制裁、禁运、军事威慑、外交孤立等手段将它们隔绝在世界经贸体系之外,持续压制和削弱这两个国家,以实现中东的控制。

[2] Harlan Ullman, “Is Russia or China a Bigger Threat?” *The Hill*, January 17, 2022,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89964-is-russia-or-china-a-bigger-threat>.

[3] Heather A. Conley, “Hearing on Glob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Strategy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1, 2022, <https://www.gmfus.org/news/hearing-global-security-challenges-and-strategy-committee-armed-services>.

[4] Hal Brands, “The Eurasian Nightmare: Chinese-Russian Conv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Order,” February 25,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2-02-25/eurasian-nightmare>.

[5] Matthew Kroenig, “Washington Must Prepare for War With Both Russia and China,” February 18,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2/18/us-russia-china-war-nato-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tpcc=recirc\\_trending062921](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2/18/us-russia-china-war-nato-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tpcc=recirc_trending062921).

三是美国需要在军事上做出调整。兰德公司研究员拉斐尔·科恩（Raphael S. Cohen）称，欧洲需要美国陆军提供支援，印太地区主要依靠美国海军，而空军可以在两个战区之间自由调动；盟友可配合美军事威慑战略，为“双遏制”提供有力支持。<sup>[1]</sup>

再次，拜登政府虽然未选择同时对中俄实施“硬遏制”，但亚太爆发新冷战的危险升高。迄今，美国政府未将乌克兰危机看作“21世纪的朝鲜战争”并借此在全球发动新冷战，而是在对俄进行“硬遏制”的同时延续对华“软遏制”。同时拜登政府也对华开展一定的战略安抚，2022年3月在与中国领导人通话中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重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改变中国体制及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并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sup>[2]</sup>中美外交、军事、经贸等部门的负责人也保持着较频繁的接触，就中美关系及相关的台湾、关税、制裁等问题等展开对话。总之，拜登政府延续了和中国长期竞争、极限竞争的既定战略，尚无大幅偏离。

美国延续既定的对华战略，与其实力地位、政策惯性、中美关系及亚太形势密切相关。与二战后美国的超强实力相比，当前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无意愿和能力与中俄同时发生军事冲突。乌克兰危机前，尽管美国认为俄罗斯将发动军事行动，并对俄发出了清晰的威慑信号，但一直声称美国“不会出兵”，最终导致威慑失败。这表明经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长期消耗，不再使美国陷入战争成为拜登政府的共识。<sup>[3]</sup>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和意愿不足，既削弱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威慑力，也制约了美国对华实施“硬遏制”的意愿。同时，拜登政府的大战略是重振美国经济和科技实力、壮大国内

---

[1] Raphael S. Cohen, “The False Choic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February 21, 2022, <https://www.rand.org/blog/2022/02/the-false-choice-between-china-and-russia.html>.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2022年3月18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3/18/c\\_1128483866.htm](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3/18/c_1128483866.htm)；《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2022年7月29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207/t20220729\\_10729582.shtml](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207/t20220729_10729582.shtml)。

[3] 左希迎：《美国威慑战略与俄乌冲突》，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5期，第4-7页。

中产阶级、鼎固世界霸权地位，因此对中俄的遏压需要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内议程。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美国大规模刺激经济出现后遗症、乌克兰危机推高国际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等，使美国处于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中。美国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拉低了拜登的支持率，而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强势回应，并未给民主党2022年中期选举带来加分效应。中美经贸关系近年来频频受到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因素冲击，但互利双赢的性质没有改变。对华“硬遏制”必然导致中美之间乃至亚太地区出现大规模“脱钩”“断链”，这将推高通胀、加大美国经济衰退风险，既不利于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提高其国内政治地位，也不利于美国大战略的实施。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之中，美国要切断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极其困难，其政治盘算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sup>[1]</sup>此外，包括美国主要盟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不愿中美爆发新冷战，这些都对美国决策层形成客观制约。

不过，由于美国仍然视中国为最主要挑战对手并强化对华战略围堵，中美矛盾总体上仍会继续尖锐化。考虑到美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程度及对抗规模，即便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停息，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新冷战仍可能会持续。美西方的大规模制裁会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工业基础、干扰其现代化进程、增加其财政负担，并加快俄同世界经济体系脱轨的步伐。此次乌克兰危机检验了美国动员盟友、实施大规模经济战的能力，如果俄罗斯被严重削弱，将刺激美国对华采取“硬遏制”战略的冲动。当欧洲形势稳定及美国腾出手来后，特别是如果美国鹰派势力重新掌权，不排除将对中国的“软遏制”向“硬遏制”升级的可能。

---

[1] Ji Siqu, “China Wary of Russia-Type Sanctions, But Beijing’s ‘Financial Nuclear Bombs’ Are a Powerful Deterrent,” May 4, 2022,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76397/china-wary-russia-type-sanctions-beijings-financial-nuclear?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campaign=3176397](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76397/china-wary-russia-type-sanctions-beijings-financial-nuclear?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campaign=3176397).

### 三、阻止美国对华“硬遏制”对策思考

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深度，如果美国对华实施“硬遏制”，新冷战的范围将从西半球扩散到东半球，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将变得更加碎片化。集团政治、阵营对抗、平行体系、核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等将成为“新常态”。应对气候变化、核扩散、传染病等全球性挑战的大国合作将停摆，现有国际秩序将土崩瓦解。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和漫长的冷战，不应该再重蹈覆辙。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发动新冷战，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阻止全球新冷战的重要力量。中国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在乌克兰问题上劝和促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应该从乌克兰危机中汲取教训，亚洲国家更应展现亚洲文明的韧性、智慧和力量，打造世界的和平稳定锚、增长动力源、合作新高地，坚决阻止亚洲爆发新冷战。

首先，美国政府应避免踩踏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而台湾民众需要从乌克兰危机中认清美国“挺台”本质和“台独”危害，避免沦为美国代理人战争的牺牲品。台湾问题是可以导致中美摊牌的重大战略问题，避免台海爆发军事冲突或全面对抗，是防止中美热战或新冷战的重要方面。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性质不同，前者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干涉，而乌克兰危机是俄乌两个主权国家间的战争。但二者在地缘政治上有相似之处，台湾和乌克兰都处于美国遏压中俄的前沿，是其手中的重要棋子，而中俄都已划定并宣示了自己的“红线”。

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持续扩张及全面挤压俄战略空间，是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根源。俄罗斯十几年前就警告乌克兰不许加入北约，此次危机前又屡次警告说为保护自身安全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但美国政府置若罔闻。美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各国选择自己安全事务和联盟的权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声称在乌克兰和其他原苏联国家可能加入北约问题上“不会妥协”。乌克兰在美西方拉拢下遂于2019年将寻求“加入北约”写入宪法。但危机爆发前后，美国和北约都坚称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与俄军作战，只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帮助乌克兰自卫”。战争让乌克兰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也实质性阻断了其加入北约的进程。乌克兰扮演了被用来遏制俄罗斯的棋子角色，教训极为深刻。

美国政府虽然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但在“以台制华”上更加露骨。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交往法”“2019年台北法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涉台法案。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大幅提高美台官方交往层级、持续售台先进武器、帮助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怂恿其盟国提升与台湾的关系等，正在全面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一些极端势力甚至企图打“台湾牌”在亚洲复制乌克兰危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鼓吹美国“应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sup>[1]</sup>，军方则制定和实施“武装台湾”及将台湾全面纳入美国“印太战略”的方案。2022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第三号政治人物佩洛西（Nancy Pelosi）窜访台湾，并会见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民进党当局则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加紧“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美国和台当局相互勾结竭力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极大加剧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紧张。

中国清晰阐明绝不允许“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的立场，并展现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佩洛西窜台迫使中国在台湾岛附近划定海域和空域进行军事演训行动，并就中美关系采

---

[1] Lauly Li and Cheng Ting-Fang, “Pompeo urges Washington to recognize Taiwan as sovereign nation,” March 4, 2022,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Pompeo-urges-Washington-to-recognize-Taiwan-as-sovereign-nation>.

取三个“取消”、五个“暂停”等反制措施。<sup>[1]</sup>美国则抨击中国的行动“不成比例”“改变现状”“惩罚全世界”，还公布美军五大军种强化在印太部署以围堵中国的讯息。经过此轮较量，中美离新冷战又进了一步。一旦台海局势失控，美国可能利用台湾挑起对中国的代理人战争。如果美国不选择直接军事干涉而是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经济和金融制裁，中美之间将形成类似美俄之间的新冷战格局。中国会因此蒙受很大经济损失，而台湾民众则要承受美国和“台独”势力所制造的灾难。如果美国及其盟国选择军事干预，中美之间的常规战争有升级为核战争的危险，其后果不堪设想。从中获益的只是美国军工复合体和一些野心家，而美国人民和台湾同胞则是受害者，尤其台湾同胞受害最大。外部势力打“台湾牌”，是把台湾当作遏制中国发展进步、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棋子，牺牲的是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和光明前途，绝不是为了台湾同胞好。<sup>[2]</sup>因此，台湾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企业家与珍惜和平的民众，都应该警惕美国和台湾岛内极端政治势力的图谋和冒险行为，并对当权者发挥约束和制衡作用。中美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关键性力量。中美因台湾问题全面对抗或兵戎相见，必然严重冲击美国的经济、社会和国际地位。因此，美国政府应恪守而非掏空一个中国原则，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其次，美国的亚洲盟国应认识到在亚太地区发生新冷战的危害，并牵制美国的遏华举动。美国处于霸权上升周期时，其盟国可以享受搭便车的红利，从安全保障和自由贸易中获得好处。但美国处在霸权下降周期时，

---

[1] 8月5日，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中方将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暂停中美禁毒合作以及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参见：《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2022年8月5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dhdw\\_673027/202208/t20220805\\_10735604.shtml](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dhdw_673027/202208/t20220805_10735604.shtml)。

[2]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2年8月10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2-08/10/content\\_5704839.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2-08/10/content_5704839.htm)。

其对盟国的利用要远远大于所提供的好处。盟国为支撑美国霸权而选择与美国眼中的对手全面对抗，将在安全上承担更大风险，经济上付出更大代价，甚至要不断为霸权国“输血”。正如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说，乌克兰局势发展到这一步，不仅是乌克兰，整个欧洲都被美国推到了美俄对抗的前沿。由于美国相对超脱的地缘和经济地位，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成本主要由欧洲国家承担。欧俄地理相邻，经贸关系密切，大幅压缩甚至完全切断与俄罗斯的经贸、金融、能源、科技和人文联系，势必将长期严重损害欧洲经济和安全利益。<sup>[1]</sup>

在东亚地区，美苏冷战的前半期，美国提供的市场和资金为日本、韩国的重建和迅速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但在冷战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日本在金融、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已遭到美国的强力压制。中日、中韩关系正常化后，日韩积极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并获益巨大，安全环境也有不小改善。但乌克兰危机期间日韩配合美国对俄制裁，日俄、韩俄关系因此恶化。鉴于中日韩极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如果日韩全面支持美国对华遏制，中日关系、中韩关系必然大幅倒退，日韩企业与市场广阔、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脱钩也将蒙受巨大损失。

日本政府谋求修改和平宪法，插手台湾问题，试图借助美国遏华扩张军力，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但在“美主日从”的同盟框架下，日本将因中美新冷战被推到与中俄激烈对抗的前台，承受比美国更大的战略风险。韩国长期在中美俄朝日之间的复杂关系中维持困难而微妙的平衡，如果参与对华新冷战，将会陷入比日本更糟糕的境地。由于朝核问题的存在，届时东北亚可能出现泾渭分明的美日韩对抗中俄朝的安全格局，使韩国面临空前压力。因此，日韩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中美对抗升级的后果，必要时勇于表达立场，牵制美国的遏华政策。

**再次，亚洲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东盟坚持不选边站队，对维护地区和平**

---

[1] Balazs Koranyi, "Cracks widen in euro zone economy as war in Ukraine rages on," March 30,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cracks-widen-euro-zone-economy-war-ukraine-rages-2022-03-30/>.

稳定及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拜登政府以集团政治形式推动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扩张，意图构建“亚洲版北约”以遏制中国，东盟国家是其拉拢的重点。在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密切、政治互信良好的情况下，美国试图继续炒作南海、台湾、朝核等问题，利用“印太经济框架”将东盟国家逐步纳入美国主导的排华集团。冷战期间，部分东南亚国家确实因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获取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但目前东亚地区已经形成高度的经济一体化，事实上是利益高度攸关的命运共同体。美国地缘战略如果得逞，将会造成东亚地区的分裂、对抗甚至混乱。届时不仅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国家独立自主受到抑制，东盟也将沦为美国地缘政治的工具。

冷战后，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东盟主导的“10+1”“10+3”和“10+6”等合作机制。这些合作机制聚焦地区经济发展、管控安全竞争和热点问题，使亚太尤其是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东盟成为东亚合作的中心，同时也成为中美日韩等国争相合作的对象。东盟长期发挥中国与美西方国家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主张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近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相继生效，尤其是后者展现了和欧盟、北美自贸区规模相当的区域经贸安排，对于东亚各国意义重大。中国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致力于全面落实 RCEP 及加入 CPTPP，反对把地区国家按价值观分类，将区域经济阵营化，甚至将亚太安全北约化。<sup>[1]</sup>中国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及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东盟的扩大、深化及对华合作完全符合东盟各国的利益，双方共同促进亚洲团结对阻止东亚重陷冷战非常重要。<sup>[2]</sup>

最后，西方跨国公司用好中国扩大开放政策，应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发挥

---

[1]《王毅在东盟就开放的区域主义发表政策演讲》，外交部网，2022年7月12日，[https://www.fmprc.gov.cn/wjzbz\\_673089/bzzj/202207/t20220712\\_10718688.shtml](https://www.fmprc.gov.cn/wjzbz_673089/bzzj/202207/t20220712_10718688.shtml)。

[2]《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2年4月21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424.htm](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424.htm)。

**压舱石作用。**企业进入一国市场并蓬勃发展是其长期经营的结果，被迫撤离是为地缘政治斗争付出的代价。近年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肆意加征关税、实行制裁，既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影响西方企业的赢利能力。受美西方对俄罗斯硬遏制的影 响，数百家西方跨国公司停止或大幅削减在俄业务，这是西方政要乐见的制裁结果，但企业的巨大损失只能由其自己消化和承担。

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面对美国的全方位遏压，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优化外资促进服务。中美关系紧张和乌克兰危机也促使中国更加重视粮食、金融、科技、能源等领域的安全，外资企业的营商环境发生一定变化。但中国与美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仍极为庞大和密切，仅 2021 年中国与欧美的贸易额就超过 1.5 万亿美元，与其相关的就业、创新、经济增长在中国和美西方主要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2021 年的数据，尽管受到疫情蔓延、成本上升、中美关系紧张的影响，绝大多数受访的美国在华企业持续盈利和增长，表示将继续留在中国。<sup>[1]</sup>如果美国继续推动遏华战略，西方跨国公司将面临更大的调整供应链甚至与中国市场脱钩的压力。跨国公司离开深耕几十年的大市场，不仅将丧失巨额利润来源和全球竞争力，还将使西方失去影响中国的重要杠杆。因此，西方跨国公司适度发挥影响力，反对西方国家的极端政策，在中国和美西方之间发挥“压舱石”和“润滑剂”作用，不仅事关自身重大利益，而且有助于维护大国关系稳定，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收稿日期：2022-07-22】

【修回日期：2022-08-15】

（责任编辑：邢嫣）

---

[1]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商业环境调查 2021》，[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uscbc\\_member\\_survey\\_2021\\_-\\_cn.pdf](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uscbc_member_survey_2021_-_cn.pdf)。